

OLD BAOSHENG TEMPLE

王稼句 ◆ 编

古
保
圣
寺

古吴轩出版社

OLD BAOSHENG TEMPLE

王稼句 ◆ 编

古

保

圣

寺

古吴轩出版社



目 录

001 前记(王稼句)

图 版

008 山门

009 山门(局部)

010 天王殿

011 大殿

012 大殿本尊释迦如来塑像

013 大殿左挟侍摩诃迦叶尊者塑像

014 大殿右挟侍阿难尊者塑像

015 大殿前殿

016 大殿后殿

017 大殿铺作(之一)

018 大殿铺作(之二)

019 大殿铺作(之三)

020 塑壁东面从南一

021 塑壁东面从南二

022 塑壁东面从南三

目 录

023 塑壁西面从北一	100
024 塑壁西面从北二	
025 塑壁西面从北三	
026 壁上罗汉像(之一)	
027 壁上罗汉像(之二)	870
028 壁上罗汉像(之三)	870
029 壁上罗汉像(之四)	870
030 壁上罗汉像(之五)	870
031 壁上罗汉像(之六)	870
032 壁上罗汉像(之七)	870
033 拆下罗汉像(之一)	870
034 拆下罗汉像(之二)	870
035 拆下罗汉像(之三)	870
036 拆下罗汉像(之四)	870
037 拆下罗汉像(之五)	870
038 已塌罗汉像	870
039 檐柱础石	870
039 金柱础石	870
040 柱础	870

- 042 经幢
- 043 重装塑壁罗汉(之一)
- 044 重装塑壁罗汉(之二)
- 045 重装塑壁罗汉(之三)
- 046 重装塑壁罗汉(之四)

文 献

- 048 保圣寺诗文钞(王稼句辑)
- 057 记杨惠之塑罗汉像(顾颉刚)
- 065 杨惠之的塑像(一)(顾颉刚)
- 067 杨惠之的塑像(二)(顾颉刚)
- 072 杨惠之塑像续记(顾颉刚)
- 082 四记杨惠之塑像(顾颉刚)
- 098 五记杨惠之塑像(顾颉刚)
- 107 陈从周绘《角直闲吟图》题记(顾颉刚)
- 114 塑壁残影(大村西崖)
- 137 角直观塑记(熊适逸)
- 154 角直保圣寺古物馆记(蔡元培)

157 重装角直保圣寺唐代塑像记(叶恭绰)

159 杨惠之雕牙俑拓本跋(叶恭绰)

161 角直保圣寺观光记(赵君豪)

170 角直保圣寺天王殿(陈从周)

175 唐风宋韵(马鸿增)

附 录

190 述保存角直保圣寺唐塑缘起及其计划

192 教育部保存角直唐塑委员会组织大纲

193 教育部保存角直唐塑委员会委员名单

196 保存角直唐塑预算概数表

197 修理唐塑罗汉及塑壁计划大略(江小鹓)

199 《角直保圣寺唐塑一览》跋(马叙伦)

200 后记(王稼句)

前 记

王稼句

距苏州城东二十五公里的角直镇，旧称甫里，坐落在吴淞江的一个内湾里，自古以来就被视作世外桃源。郑文康《思诚斋记》这样写道：“苏州葑门东去一舍许，有沃壤焉，曰甫里。茂林阴翳，平畴环绕，清江浸其后，室庐数百家，烟火相接，虽古聚落，米粟布帛、鱼虾蔬果之饶，过于山川野县，矧无官府轮蹄之轳轳，心目爽豁，民不作伪。自唐天随子肥遁其地，甫里之名遂闻于天下，不求闻达者亦多隐其间。”仅仅如此，还不能说它是江南古镇中的异数，它更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如造园，不但有春秋末期吴王的离宫别苑，而且有晚明园林杰构梅花墅；如人物，不但有陆龟蒙、魏了翁、顾瑛、高启、许自昌，还有近代思想家王韬、文学家叶圣陶。就以梵刹来说，著名的就有保圣寺、白莲寺、磻砂寺、海藏庵等，它们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都占居独特的地位。

保圣寺，虽说是苏州一大丛林，但屡废屡兴，记载也时断时续，语焉不详。就以创寺为例，相传说它创于唐大中年间，直到明崇祯三年（一六三零）重修大殿时，才在梁拱高处木板上发现纪年字迹，实创于梁天监二年（五零三）。至北宋大中祥符六年（一零一三），赐紫僧惟吉重修。今存保圣寺的最早文献，是元元

统二年(一三三四)僧人明理所撰《甫里保圣寺法华期忏田记》，称“东庑绀殿岿然，高敞弘丽”。又据归有光《保圣寺安隐堂记》记载，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重修寺院后，有“殿堂七，廊庑六十”，时殿宇恢宏，楼阁壮丽，僧寮数十，以房以堂为别，有安隐堂、林公房、爱日堂等，可谓吴中巨擘。爱日堂庭中有古梅，早春时节，游人纷至沓来。大殿外则一片古松，虬枝偃蹇，老干纷披，经霜弥觉苍翠，至清咸丰年间，古松或枯或僵，被寺僧摧斫为薪，今已渺无影迹了。至光绪时，寺院逐渐荒圯，然寺基犹广百馀亩。

清康熙时陈惟中纂修《吴郡甫里志》，有保圣寺大殿罗汉为杨惠之所塑的记载，卷五《寺院》记道：“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像，旁列罗汉十八尊，为圣手杨惠之所摹，神光闪耀，形貌如生，真得塑中三昧者，江南北诸郡莫能及。”卷十二《杂记》又附录了许自昌的记述：“保圣寺十八罗汉塑像，位置错纵古雅，形模如生，乃唐朝杨惠之所作。惠之初与吴道子同师学画，见道子艺高，为天下第一手，遂更为塑工，亦为天下第一手。徐稚山侍郎谓其得塑中三昧，昆山慧聚寺毗沙门天王像亦惠之所作，后为俗工修治，遂失初意。吾里罗汉像虽历朝粉饰，渐异原本，然古致犹存，为别处所无。吴郡志及昆邑志俱载其事。”

杨惠之的籍里，史无所记，《苏州府志》和《吴县志》将他采入“技艺”类，还说他即是吴县香山人。他的事迹，据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记载，唐开元中，他与吴道子一起师法前人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吴道子声光独显，名气越来越大，杨惠之便放弃笔砚，专事塑作，从另一方面继承发扬了张僧繇的艺术精髓，得与吴道子齐名，雕塑称天下第一，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他的作品很多，有京兆府(今西安)长乐乡北太华观塑玉皇尊像；汴州府(今开封)安业寺净土院大殿内佛像及枝条千佛，东经藏院殿后三门二神，当殿维摩居士像；河南府(今洛阳)庆爱寺三门上五百罗汉及山亭院楞伽山。又，康駢《剧谈录》记道：“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

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相传杨惠之曾在京兆府为当时名伶留杯亭塑像，像成之日，杨惠之将塑像放在市肆热闹处，面墙而立，行人望见其背，都说：“这不是留杯亭吗？”又相传千手观音之制，也为他所始创，陈继儒《太平清话》记道：“杨惠之以塑工妙天下，为八万四千手眼观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他著有《塑诀》一卷，当然早已不传了。唐末，黄巢之乱，京洛一带寺院梵刹焚燎几尽，惟有杨惠之所塑的作品，“惜其神妙，率不残毁”。

至于他在江南的作品，据说有昆山慧聚寺塑像，南宋淳祐《玉峰志》记道：“慧聚寺大佛殿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门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馀神，皆凛凛有生气，塑工妙绝，相传为杨惠之所作，又云张爱儿所作也。龙图阁学士徐林尝叹其妙。而大殿三世佛已为庸僧妄加涂饰，天王像绿色亦已故暗，乃题壁云：慧聚寺古塑天王，予连日观瞻徘徊，不忍去，二綵女尤胜绝，与顾恺之画相类。按此寺成于大中年，塑者非杨惠之流乎？今大殿龙像再加綵画，古意已索然，予惧无知者又将以脂泽污圭璧，使唐人遗迹扫地，将叹恨莫及，故书以志之。初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贤像与涅槃图为山中三绝，淳熙寺焚，殿阁皆烬，惟普贤像为一僧背负而逃。”因为昆山与甫里相距不远，故相传保圣寺塑像也是杨惠之所作。于此古今学者说法不一，但即使作者不是杨惠之，也是一代名手；即使不是唐代的作品，也是五代或北宋的作品。迄至于今，也是硕果仅存，它的文物价值是巨大的。

一九一八年，保圣寺古塑被顾颉刚发现。那年八月，顾颉刚妻吴徵兰病逝，他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的同学王伯祥、叶圣陶正在角直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恐他在家触物伤情，就邀他去角直小住。九月间，顾颉刚去住了一星期，游览了保圣寺。他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一见这罗汉，就使我发生了惊诧的感情。原来我在各处看见的罗汉像，尽是直顿顿、呆僵僵的立着站着，而这里的竟是栩栩欲活的，各人做着各人的事。”这些

残存的古塑，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过了四年，一九二二年六月，顾颉刚偕陈万里又来到角直，见保圣寺大殿已坍了一部分，当时见到四尊完好的罗汉像，已倒坏了两尊，他就让陈万里摄影了那里的情状，随即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写信，并附寄了照片，他在信中写道：“我想这件事最好请先生与历史博物馆主任商酌公呈内务部，请为运京保存，如不便转移，亦应迁出大殿，另盖房屋，备玻璃柜子安放。”蔡元培、沈兼士即致函江苏省教育会蒋维乔、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刘海粟，会同角直乡教育会会长沈伯安等着意保护。至一九二三年，顾颉刚得知保圣寺大殿坍塌愈甚，担心古塑完全遭毁，便写了《记杨惠之塑罗汉像——为一千年前的美术品呼救》，发表于《努力周报》第五十九期，文章发表后，得到蔡元培、胡适、高梦旦、任鸿隽及地方人士的响应，但由于筹款困难，只能暂且将较为完整的九尊罗汉像拆下，安置在寺旁的甫里先生祠内。一九二四年，《小说月报》第一号发表了顾颉刚的两篇《杨惠之的塑像》，第二号又发表了保圣寺罗汉现状的照片，更引起反响，金家凤、高梦旦、任鸿隽等一再向江苏省当局请求保存，吴稚晖、叶恭绰等也特地来角直考察，认为确有保存的必要。还有一位陈彬龢，他将这两册《小说月报》寄给了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大村西崖以撰写《中国美术史》著名，得到这个消息后，专程来到角直，花五天时间，饱看罗汉，拍摄照片二十八帧，归国后，写了一本《吴郡奇迹：塑壁残影》，刊印问世，中文本也很快由陈彬龢译出，扩大了保圣寺古塑在国内外的影响，促使当局采取保护措施。

一九二九年，教育部保存唐塑委员会成立，聘任蔡元培、叶恭绰、陈去病、金家凤、马叙伦、陈剑修等十九人为委员，募集经费，建造保圣寺古物馆，又聘建筑家范文照设计建筑，美术家江小鹣、滑田友补壁重装，除保存九尊塑像外，有关的古代建筑遗物，也都置放在馆内。古物馆于一九二九年春动工，两年后落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旅行

杂志》主编赵君豪有《角直罗汉观光记》记之，其中写道：“于此予将一述寺内之规模，庭院作方形，中植丛树，并置唐代经幢。至古物馆作方形，屋作寺殿式，参以西法，门窗均为铁制。屋顶等髹以深浅之绿，颇有洁无纤尘之概。寺两旁陈列石碑及旧寺卸下之砖瓦绿琉璃料拱等件，中壁塑罗汉九尊，或坐，或跌坐山间。五尊较完备，四尊微损。形态各殊，神情生动，筋骨之间，亦各能表现，一代名手，殊非溢誉也。塑壁山石水浪，亦颇雄伟，前护以木栏，恐客毁坏壁像也。栏内并置一玻璃盒，中陈旧寺柱下之古钱，佛像腹中之脏金及经签等件，今已蛀毁。”

叶圣陶离开角直是一九二二年，保圣寺古塑的保护和古物馆的竣工，他未曾经历，五十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五月，叶圣陶重返故地，他在《角直闲吟图题记》里记道：“罗汉陈列馆之前门仿寺院山门式，庭中列花木假山石，罗汉存九尊，或全或残缺，皆向外，不若旧时分居大殿之两侧。旧时殿两侧高且广，塑山崖洞壑为背景，罗汉高下错落处其间。今罗汉位置亦尚高下错落，且保存其贴身之背景，然背景接合处不尽连贯。统观全部，其高与广犹不逮旧时之一壁也。”罗汉本是两壁相对，移入古物馆后，合并为一壁朝外，与叶圣陶的记忆颇有差距，但这终究是民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大事，如果没有那些热心祖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没有他们的呼吁奔走，这些国之瑰宝恐怕早已湮没无存了。叶圣陶回到北京不久，便写了一首《题角直保圣寺罗汉古塑展览馆》，诗曰：“罗汉昔睹漏雨淋，九尊今看坐碧岑。供奉无复教宗涉，来者惟好古塑深。兼陈文物得其宜，位置树石见匠心。重来愿酬逾半纪，此日盘桓豁胸襟。”赞扬了这次对古塑采取的保护措施。

至于保圣寺罗汉古塑是否是杨惠之作品，说法很有一些不同。

康熙间，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时，对罗汉是否杨惠之所塑，持谨慎的态度，称是“有古罗汉圣迹”；再如晚清时里人王韬在《漫游随录图记》里记道：“相传中殿十八罗汉像为名手所

塑,欢喜愁苦之状,无一不肖。”然而顾颉刚从一开始就根据口述和记载认为是杨惠之所塑,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他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写道:“杨惠之昆山慧聚寺塑天王像之说动摇矣,苟他未到昆山塑此,则角直之塑自不出他手也。”于是写了《五记杨惠之塑像》,否定了杨惠之塑像的可能,但也没有提出其他论点。在古物馆开幕典礼时,蔡元培在开幕词中说:“保圣寺之塑造,是否确为杨惠之手造,除志书外,别无确证。然昆山志曾详述玉峰慧聚寺杨惠之塑像之事实,则距离不远之保圣寺,同为惠之所塑,亦属可能之事。”虽然他没有肯定为杨惠之所塑,但认为唐塑则不容置疑。一九五五年,陈从周在《文物参考资料》第八期发表《角直保圣寺天王殿》,认为塑像并非唐塑,而出于北宋人之手。据此,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宣布保圣寺罗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定为北宋作品。至一九七四年,陈从周仍保持他当年的判断,他在《鲁苏记游》里写道:“今再从塑壁而言,益证予说之可信。塑壁山石真北宋荆、关之笔也。唐人绘人物有独特之功,而于山石尚未成熟,今传唐人山水可证。山水之法至五代北宋始备。塑壁山石气势之雄健、浑成,实一幅北宋人山水也。至于所塑之水纹,用笔遒劲生动,惟宋画中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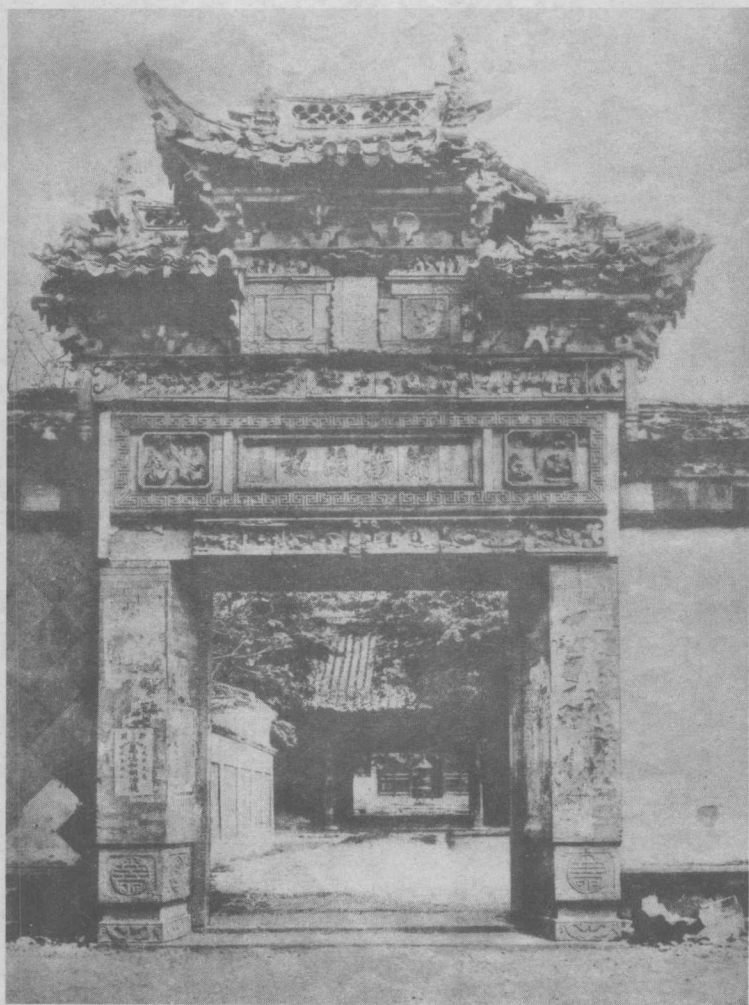
究竟保圣寺古塑是什么时候的作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书辑集保圣寺的旧影和文献,特别是有关塑像和塑壁方面的材料,以作认识和研究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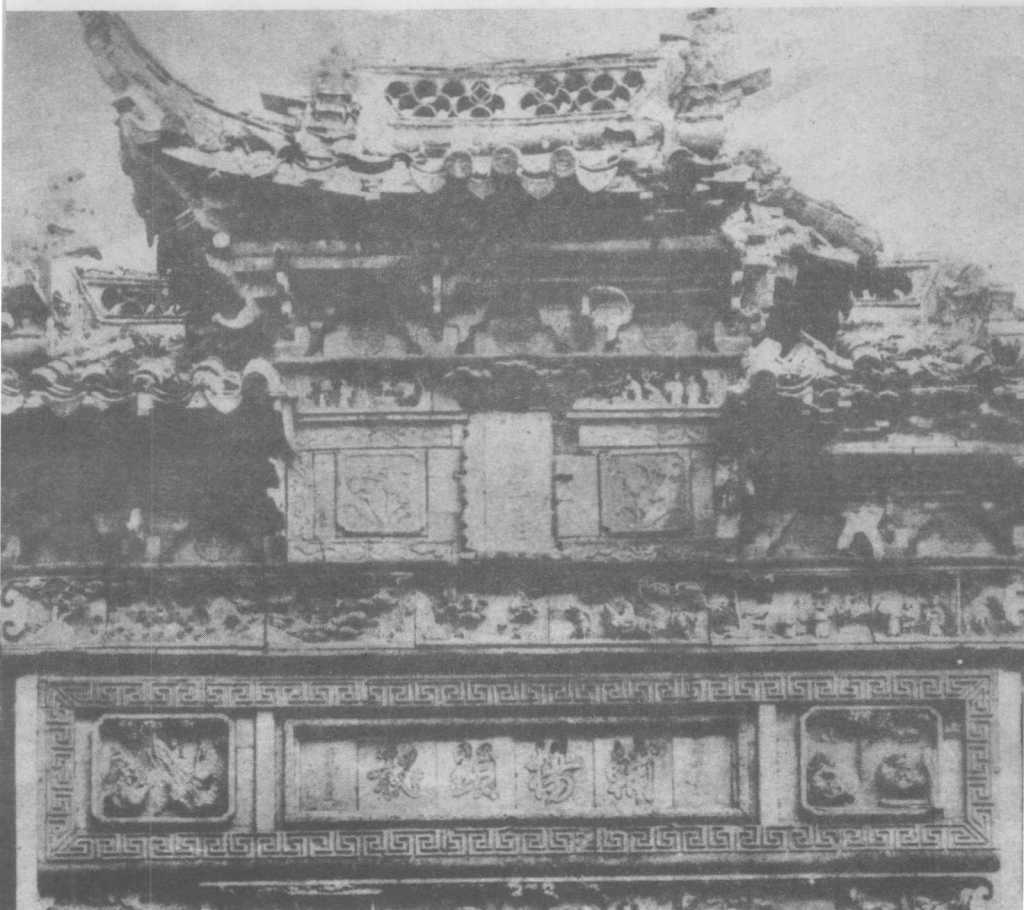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图
◆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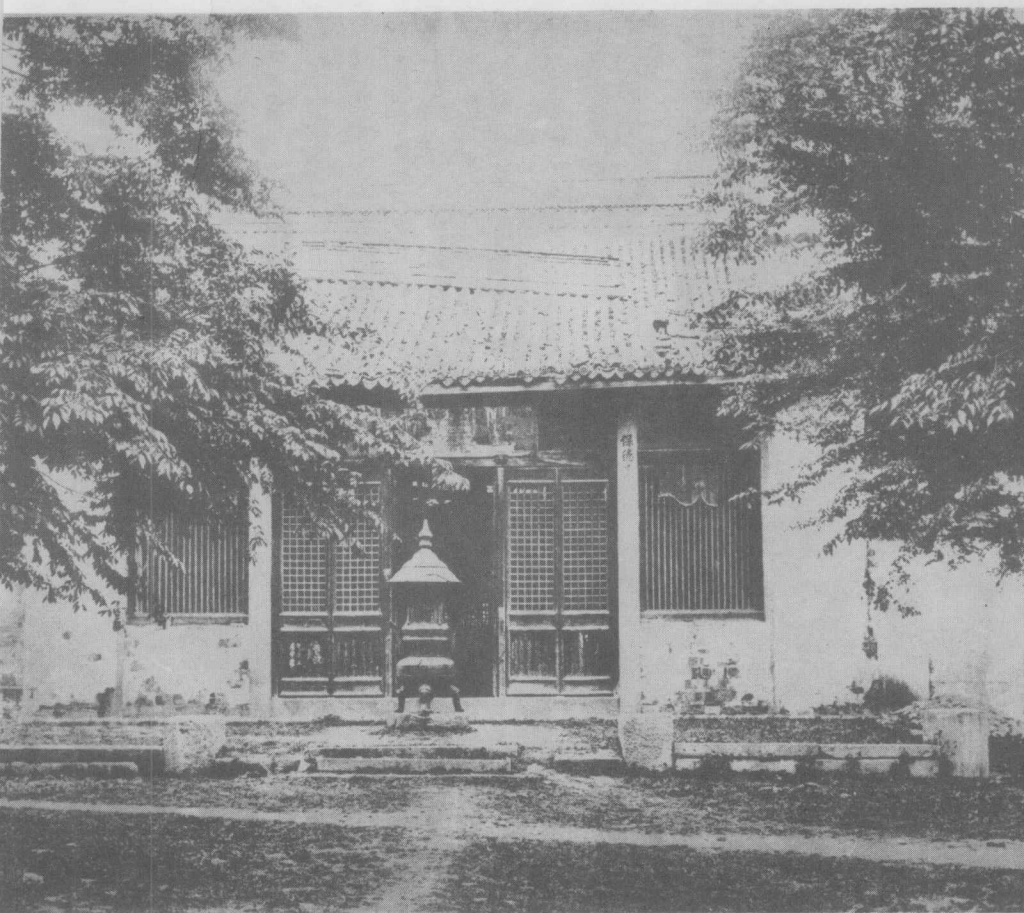
山门



山门(局部)



天王殿



大殿